

父子画家

近日，“文艺赋美·历久弥新”永嘉县群文美术作品展在县文化馆新馆举行，来自我县50余位创作者展出了70余件精品画作。这场文化艺术盛宴令人叹为观止，部分画家的传奇人生和取得的艺术成就让人印象深刻，其中父子两代人同台献画，用画笔传递梦想；师生作品同时亮相，用画笔描绘艺术人生；有归国艺术家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抒发；有修车师傅对“诗和远方”的诉求；也有古稀之年“老画工”的痴心。本刊将一一为你讲述。



黄维龙 黄佳作父子：一个艺术家庭 两种时代美学

走进佳作画室，左右两边的壁龛上陈列的画作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，一明一暗，一虚一实，光影流淌间，两种不同的时代美学在这件小小的画室里碰撞出火花。

这间画室的原主人是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黄维龙，在2021年，他便选择将画室传给了儿子黄佳作。

对于黄维龙而言，走上绘画之路是个“美丽的意外”，年轻时，学习书法的他始终不得要领，写的也“马马虎虎”，于是画小人画便成为了他难得的精神慰藉。无意中，他突发奇想，以素描的形式来画中国画的公鸡，栩栩如生的画作得到了美术老师的肯定。彼时19岁的黄维龙还不知道，绘画会成为他一生都无法割舍的牵挂。

大胆的尝试在得到认可后，越来越多的人物、风景、器物便出现在黄维龙的笔下。他坦言，20岁才学画已经算是比较晚的了，但是他并没有放弃，而是积极备考中国美术学院。命运却和他开了个玩笑，考试后，黄维龙的专业课达到了学院的要求，文化课却差了十来分，他不得不与心中的那座艺术殿堂失之交臂。

从温州师范大学毕业后，黄维龙成为了令人欣羡的教师，然后这份工作仅维持了一个月，他便毅然辞职，决定专职从事绘画工作。“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，还来劝我，但我没想那么多，只想画画。”黄维龙挠了挠头回忆道。于是，这种对绘画的专注与热爱贯穿了他的一生，从画着“玩玩”到专职画家，从门外汉到学院派，这条路黄维龙走了将近10年。

凭借着这一份执着，黄维龙的创作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井喷期，“他那时候一天只睡几个小时，剩下的时间就全花在画画上了。”提起那段时光，黄维龙的妻子尤丽萍记忆犹新，“有的时候到了饭点，他都要等画完才吃饭。”

也正是在那段时间，黄维龙创作的《赛箭》《七月》《舞之曲》等一系列作品入选浙江省美展。一时间，鲜花与荣誉接踵而至。喜上添喜，恰逢孩子出生，他想都没想，为儿子取名佳作。“这个孩子就是我的佳作。”黄维龙说道。

儿子佳作出生后，黄维龙的工作重心便发生了转移，他减少了创作，成立了黄维龙画室，为喜欢画画的孩子提供了平台，黄佳作便是在这样一个由宣纸和色彩堆砌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。

“三四岁的时候，爸爸给我纸，我就坐在那边，不受约束，自由体验，那时候谈不上多么喜欢。”黄佳作回忆，随后在和水彩纸张打交道的每个日夜中，他逐渐被这种笔尖发出的剧烈震撼所打动，“到了十三四岁，我才是真正有意识地专注于绘画创作。”在天赋和努力的加持下，黄佳作相继考入了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和中国美术学院，完成了父亲未竟的梦想。

幼儿园教师出身的尤丽萍最初并不喜欢绘画，“看着他们父子画画，我也忍不住跟着学。”尤丽萍笑着说道。正是黄维龙的热爱与坚持，才有了这一门三画家的美谈。

黄维龙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，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，这种写实观念映照了他坦诚的情怀，他也一直在用一颗赤诚之心面对时代、面对社会、面对艺术。最初，黄佳作的创作风格深受父亲的影响，但随着所处的时代环境与文化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，黄佳作这一代画家相比于父辈画家，接受新的艺术讯息与观念要方便快捷得多，艺术视野得到很大拓展，他的艺术诉求与创作理念也随之剧烈转变，在众多新兴艺术思潮的强烈冲击，头脑风暴衔接不断，美学激荡此起彼伏。

“现在艺术在不断下沉，我想把我觉得好看的东西画出来。”黄佳作说。于是，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大胆的色彩运用出现在他的艺术创作中，相较于黄维龙作品中对楠溪风情的阐释，黄佳作则是致力于发现每一个人的闪光点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学，从造型到无形，从写实先行到意象为宗，这大致概括了黄维龙父子两代人美学诉求的转换路径。

提到自己最满意的画作，黄佳作脱口而出“那一定是画我母亲的《儿时暖阳》。”黄佳作告诉记者，这幅作品笔墨色彩间都是情绪与技巧的结合。这幅画作的原型是黄维龙早年前拍的尤丽萍烧火的场景，多年后，这张照片以油画的形式出现在儿子的笔下，这种家庭间的温情得到了传递。

毕业后的黄佳作也曾想要跳脱出绘画本身，探寻更广阔的天地，然而在一次次摸索中，他发现自己无法放下对艺术的挚爱，于是重拾画笔。在放弃到坚持的整个过程，黄维龙夫妻没有多言，只是默默地为儿子备齐需要的颜料和画纸，做好他的坚强后盾。黄维龙更是将自己已经开办了三十余年的画室更名，“其实我是希望把我父亲画室的名字传承下去的，但是他主张把名字改成我的，他认为我的绘画潜力能超过他。”黄佳作说道，但对于黄维龙而言，终有一天，他会老去，但他希望这间画室承载的梦想与热爱可以不断延续下去。

“这次展览，我也去看了他的作品，他的画很贴合当下的社会面貌。”黄维龙对自己的儿子不吝夸奖。据了解，这也是父子俩的作品首次同台展出，而这次画展对于两人来说，也具有别样的深情——父母养育之恩难以回报，佳作便以自己的艺术方式回馈着疼爱他的父亲母亲。



黄维龙作品《小孩与羊》



黄佳作作品《儿时暖阳》



吴恩慈 吴凡父子：从凝视背影到并肩前行

绘画是一种传递生命与情感的艺术，而教师则是连接智慧与道德的纽带，当这两种身份发生碰撞，一种奇妙的化学连接便在吴恩慈和吴凡这对父子间显现出来了。与其说吴凡的绘画天赋是可以被遗传的，但真实的场景却是，儿子幼年时的某次模仿行为，得到了父亲的热情鼓励与悉心指引，而小孩子从中获得了理想的温情。于是，你来我往，“子承父业”的背后，形成了父子俩心灵相融的一种“共谋”。吴恩慈和吴凡正是因为这浓浓的父子之情，才有了这种际遇。

他们父子，有着太多的相似性。自1989年毕业从教以来，吴恩慈便一直游走在画家和教师这两种身份之间，24年后，他的儿子吴凡也走上讲台，成为了像他一样的美术老师。吴凡坦言父亲对他的影响颇深，从小到大，自由式的鼓励教养让他很早成为了一个有思想、有见地、有行动力的人。

父子俩都是从小就热爱画画。不过，吴凡也没有想到，年幼时，他站在父亲的身侧，接受着父亲的引导；多年后，他又将和父亲一起并肩进入绘画的新世界。教育与被教育，循环进行，父子相承，彼此吸纳，这丝丝入扣的内在逻辑，充满了人生的温情，令人感怀。

吴恩慈告诉记者，从一开始，他并没有刻意培养孩子的艺术天赋，但5岁的儿子从小耳濡目染，开始像父亲一样喜欢涂涂画画，宣纸上，墙面上都曾留下吴凡涂鸦，不管画得怎么样，吴恩慈都以鼓励为主，从不打击批评，“墙面脏了还可以擦干净，但兴趣一旦被打压就再也补救不回来了。”吴恩慈说道。

每次吴恩慈带着学生出去写生时，自家的“小不点”便会跟在一旁，在画纸上期待色彩。在一次次写生中，父子俩一起拿着画笔寻找生活的美，那可能是傍晚时分夕阳西下的红晕，也可能是路过菜市场时看到的碧绿黄瓜和粉嫩西红柿。吴凡对世界的认知逐渐在画笔间清晰起来。而在这次美术展览上，吴他特意选择了这幅《我看学生在街边写生》的油画，不同的时空通过这次画展交错重叠。“学生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，我的工作生活都是围绕他们展开的。”“多年后，吴凡以继承的形式理解了父亲当年的身份，绘画定格了过去与现在，同时也饱含着对未来的期待。”

小时候吴凡参加比赛的绘画，吴恩慈都会拍照留存，这不仅保存了孩子成长的轨迹，也让这个家温情地联系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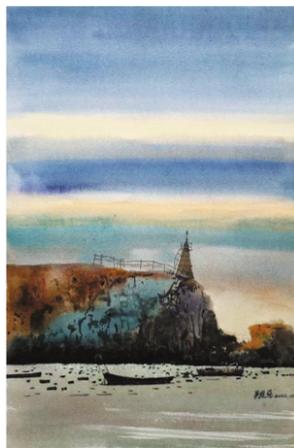
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吴凡用“轻松”“自由”来点评父亲的教育，他是在父亲的鼓励引导下成长起来的，“父亲很尊重我的意见，当我做了决定之后，他就会全力支持。”吴凡回忆起高中选专业时，他曾在美术和体育间徘徊，吴恩慈为他分析两者之间的优劣，却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他自己，在做了决定后，吴恩慈便默默为他联系指导老师。在吴凡的眼中，父亲就像一座高山，坚实而磅礴，虽然大多数时候不善言辞却总是以无声的力量支持着子女的前进。

作为教师，吴恩慈对理想、对事业、对社会的态度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儿子。现在父子俩聚在一起时，学生成为了两人聊天的主题。在谈到8年教师生涯的成长时，吴凡坦言“对我来说，我完成了从学生到这个教师角色转换，也理解当初父亲的初衷与坚持。”

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吴恩慈一直坚持创作，他在学校的办公室旁特意收拾了一间画室，架子上还摆放着未完工的色粉画，吴恩慈告诉记者，以前他专注于画水彩画，但是绘画是一件学不完的事，在参加色粉研修班后，他迷上了这种粉笔与颗粒的碰撞，闲暇时便会来画上几笔。吴恩慈的作品将古典主义精巧、醇厚与东方绘画的写意性融合起来，作品充满了浪漫情怀。而吴凡则更擅长写实类的油画，两种作品风格看似迥异，但不是泾渭分明的，更没有孰高孰低的分别，就像两人的关系，亦师也亦友。

无人能抗拒美的倾泻，这次画展也将成为这两对父子绘画生涯的转折，在新旧交替间，通过每一次跋山涉水的徜徉，对山水田园、热闹街市的感悟，想必在采风写生满载而归时，一幅幅面貌全新的精美之作，又将会在他们的笔下产生。

记者 李彩文/文 陈胜豪/摄
部分图由受访者提供



吴恩慈作品《灯塔》



吴凡作品《看天的科科》